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張元濟 主編



《外交報》
匯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張元濟

主編

外交報匯編

第十四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四冊目錄

譯論

頁碼

論飛行者與法律之關係	一〇一
論英德之競爭	一〇三
論美國改正關稅	一〇五
論滿洲與列國	一三一
論滿洲貿易與日美	一三四
論革里底歸併希臘	一三六
土耳其希臘與革里底之關係	一三六
革里底人之性質	一三七
革里底問題之變為土希齟齬	一四一
論土耳其對於革里底島之問題	一四三
論世界外交之現狀	一四三
論安奉鐵道之交涉	一四四
論印度過渡時代	一四九
論印度與南非騷動之原因	一五〇
論德在歐洲之勢力	一五〇
論俄皇遊英	一五〇
論西班牙之亂	一五〇
論美國對華政策	一五五
論法國之對華經濟關係	一五五
論哈爾濱之興衰	一五七
論菲律賓之外國貿易	一六〇
論西班牙時局之危險	一六四

論中日兩國不融洽之故	一七七
論德國增設戰艦	一六四
論英德與日美	一六〇
論美國對華之勁烈運動	一五七
論中日在滿洲之新地位	一五五
論英國國防會議	一四六
論日本殖民	一五〇
論中日在滿洲之新地位	一五五
論美國對華之勁烈運動	一五七
論英德與日美	一六〇
論德國增設戰艦	一六四
論中日兩國不融洽之故	一七七

論中日協約之反響	一七九	論革里底島之將來	二二九
論各國在滿洲之角逐	一八一	論日本治韓	二二三
論英國政界之波瀾	一八三	論中國興復海軍	二三七
論立憲之中國	一八九	論英德之戰費	二四三
論滇越鐵路	一九三	論德前相褒洛之外交政策	二五〇
論俄皇游義與三國同盟之關係	一九四	論俄奧外部大臣之齟齬	二五四
論美墨兩總統之會晤	一九八	論丹麥那威瑞典之兵備	二五九
論韓國司法制度	二〇〇	論各國宜經營滿洲	二七一
一、事實	二〇一	論滿洲機會均等問題	二七四
二、評論	二〇四	論發見北極與國際法之關係	二八二
論中國幣制之紊亂	二一一	論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之關係	二八四
論滿洲北境俄國東境之近狀	二二四	論日韓經濟關係	二九〇
論外交近事	二二五	述韓人遷居俄屬之歷史	二九三
一、巴爾幹之交涉	二二五	論過渡時代之中國	二九九
二、波斯之交涉	二二六	論法人對摩政策	三〇三
三、摩洛哥之交涉	二二六	論日俄間之近情	三〇六
外交官之職務	二二七	論德國勢力	三〇八
對於剛果之問題	二二八	論黃種之盛興	三一九

論各國垂涎滿洲	三三七	論美國倡言滿洲鐵路之中立	四一九
論伊藤遇刺與對韓政策之關係	三四六	論英人治印政策	四二三
論中國賦稅	三五七	論俄國將為波蘭之續	四三三
論滿洲租借期滿後之問題	三六四	論革里底島問題之將來	四四五
論滿洲鐵道與中國	三六八	論英屬印度之外國貿易	四四八
論歐人對於遠東時局之誤會	三七一	論韓國更統	四六一
論俄皇游義之關係	三七五	論中國學務	四七一
義德奧三國盟約之葬身地	三七五	論西藏之變	四七六
義與德奧聯盟之原由	三七八	述美國提議滿洲鐵道中立之真意	四七九
義大利對於三國盟約之退志	三七九	論錦愛鐵道	四八一
義人擇勒根尼基為兩君會晤地之原因	三八二	論中國外債	四八五
勒根尼基之會於三國盟約之關係	三八三	論中國貿易	四八三
三國盟約之緣起與其發達	三八四	論錦愛鐵道與蒙古鐵道	五一
論滿洲之行政	三八七	論英國大政爭之過去及將來	五四
論對於三國同盟之三國協商時代	三八九	論俄於遠東有日相親厚之勢	五二
論世界大勢之三變遷	四〇二	論英德與美日之關係	五二五
論各國擴張海軍之趨勢	四〇九	論智秘紛爭之真相	五三五
		論美國教化與英屬殖民地之關係	五三八

論中國維新之效果	五四三
論日本經營滿洲之用意	五五五
論各國宜許中國自行監理鐵路借款	五六〇
論錦愛鐵路	五六四
論僑美德人與美國外交之關係	五六八
論德國稱雄歐洲之原因	五七一
論日本工業家對華之覺醒	五七七
論外國人土地所有權之法案	五八四
論遠東與南美	五八九
論羅馬教皇與美前總統交惡事	五九二
論波斯與德	五九七
論美國外交	五九九
論日俄與中國	六一一
論巴爾幹外交近狀	六一三
論列強與波斯	六三一
論墨西哥之現在將來	六三三
論歐洲君權國之強盛	六三六
記魯司華爾演說埃及人之反對	六四〇

論俄皇遊英

千九百零八年八月三日利特浦報

今以絕不相類之事相提而並論。則聞者必將謂其擬不於倫。乃竟有彼此之間。不謀而合。最足惹人之注視者。則俄皇遊英之事是已。夫國家交際。君主往來。尋常事耳。曷異乎俄皇。不知非以俄皇來英之可異。特以俄皇來英。遂令英人舉動。爲之一變。誠足異耳。以英俄之邦交。與英德之邦交。較其厚薄。固莫不曰俄厚於德。顧既厚矣。則俄皇來英。英人之踴躍歡迎。宜較德皇爲優。乃何以不聞揄揚贊美之詞。第聞深惡痛絕之語。英人果何所嫌於俄皇。而置平昔之睦誼於不顧耶。卽舍私交而言國際。俄與德同爲強國君主。更何所軒輊於其間。而顯示區別耶。竟不謂更有繼英而起。與英人爲同聲之應者。法人是也。俄法聯盟。由來已久。講信修睦。迄無間言。以視英俄之邦交。殆有過之。而於俄皇來遊。反對之心。居然如出一轍。抑又何歟。誠以俄爲專制政體。且不能見容於立憲主義之英。更何能見容於共和主義之法。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斯亦無怪其然矣。然而事之無獨而有偶。亦何相合之巧也。

英之於俄固亟欲與之聯好者也。觀於此次舉動。不將與平日政策自相背戾歟。無如俄政府專權自恣。殘害小民。殺戮無辜。野蠻之行爲。實爲世界所罕見。以英人之愛重自由。詎肯以邦交之私。置公理於不問乎。今之排斥俄皇。固與前此之排斥比皇。及排斥阿美利亞政府。其用心相同。初不以俄爲強大之國。遂稍寬其責備也。或謂俄之虐待本國人民。及芬蘭民族。較比皇之凌暴剛果土人。阿美利亞之殘殺小民。厥罪維均。何以英人於剛果。於阿美利亞。則極爲注重。且從而干涉之。對於俄人亦若無所聽聞者耶。此無他。英人與剛阿兩國。訂立條約。擔有保護民人得享幸福之責任。既有保護之責。斯有干涉之權。迥非與俄爲鄰邦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俄皇之爲人。其果於爲善。抑果於爲惡。變幻莫測。殊有令人無從捉摸者。俄皇曾發大願力。釋放千百萬土奴。許給種種利權。出卑賤之地獄。升尊榮之天堂。其用意不可謂不善。其影響不可謂不大。而終不獲良善之結果。何歟。蓋第知一時之快意。而未審三思之明訓。致貽躁進之弊耳。又復效法鄰國。俯順輿情。犧牲其神聖。不可侵

犯之大權。特開下議院。以定立憲之基礎。其美善政策。與釋放土奴相等。而流弊之滋。亦與釋放土奴。正復相類。誠以守舊黨人。尙占優勢。欲驟行共和主義。求無障礙之害。得乎。

第一下議院之成立也。俄皇以規則不合。諭令解散。既而又迫於國民之要求。乃有第二下議院之出現。未幾而復奉解散之旨矣。今日頽然僅存者。是爲下議院第三。孰知共和制度。宜於他國。而獨不利於俄人乎。大抵凡人性情。狃於習慣。沈溺專制之既深。斷不能一蹴而登自由之彼岸也。使俄皇於此。持漸進主義。慎終於始。不事操切。安見其必無成效之可觀歟。至俄皇之允設下議院。果爲崇拜共和主義。出於至誠乎。抑實鑒於革命風潮。藉以抵制乎。此二者姑勿深究。然今之俄國憲法。固由俄皇發明之。而亦俄皇創行之者也。乃於其本部則提倡自由。不遺餘力。而於芬蘭。則阻遏自由。亦不遺餘力。是於此方面則釋放土奴。尊重輿論。擴張四民之權利。釐定內外之政治。種種善政。不可勝計。於彼方面則濫任官吏。賊害人民。驅無辜於瘴

屬之鄉。陷平民於黑闇之獄。囹圄充塞。繯械載途。種種罪孽。尤不可勝計。不知俄皇將於何方面。表其同情。以子之矛。刺子之盾。此之謂耶。吾誠百思而不得其故矣。或謂俄皇一慈惠人也。第爲臣下所誤耳。斯言固未嘗無見。獨不思俄國君權最重。軍國要政。悉出親裁。非臣下所敢干預。乃竟演出如是之慘劇。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

不甯惟是。英俄齟齬之發生。其事在數年以前。厥後猜嫌日甚。幾至釀成戰禍。則亦俄人有以啟之也。曩者俄國軍隊。日向亞洲中部進發。而聖彼得堡政府。聲言即當阻止其行。然俄軍之長驅直入。未嘗稍已。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俄之將帥。殆能實行斯言者。既經前相沙利斯保里當衆宣言。俄兵經營亞細亞中部。斷無中止之理。聖彼得堡政府之言。殊不足恃云云。此言一出。國中諸政治家。均極許可。卒之亞洲中部俄兵。竟達波斯阿富汗西藏等國邊境。以擴張俄之版圖。而俄政府之前言。至此遂顯呈其詐。於是英人咸以俄爲虛假不足信賴之政府矣。

俄之經營亞洲中部固行其吞併之政策。及觀對於巴爾幹半島之舉動。則又不然。以宗教種族之關係。竟不惜犧牲生命。糜費鉅資。而爲島人請命。此亦俄政府自相背戾之一事也。幸歐洲各國未允所請。是以尙得無事。不然。驍鷲之徽章。早飄揚於康士坦丁之城堡矣。今俄之所獲者。僅有拯救島人之名譽已耳。他無所得。而與人轉因此實收兼併波斯尼亞。罕洛安。俄威納之大利焉。俄皇曾邀請各國會議。公同保守平和大局。今海牙平和會。實由此發起。各國凡有困難交涉。輒交由平和會公斷。往往得平和解決。其爲功殊非淺鮮。尙惜弭兵之議。未能發達耳。綜歐洲大勢而論。英法俄三國鼎立。已成合縱之勢。苟相聯屬。則全局鞏固。而於他國亦無所妨礙。此誠不可失之時機也。故此次俄皇之來。不第念其提倡平和之功。宜優加以禮貌。當念及保障平和之局。宜竭意歡迎也。彼沾沾於其舊惡之是念者。亦何所見之不廣耶。

論德在歐洲之勢力

譯美國一千九百零九年八月而利費報

嗚呼。今之列強。其勢力膨脹。最足驚心而側目者。其德人乎。溯自紀元八百年間。沙爾們大帝。於聖誕日。受教皇列阿第三加冕。卽羅馬帝位之際。德人勢力。已占優勝地位。旋以徒擁教皇之虛名。而羅馬羣臣。大都義大利西班牙人爲多。加之奧國勢力。在羅馬日見增長。而德人遂大受其影響。曩日之雄圖。至此始稍稍替矣。旣而憂患迭乘。內訌四起。全國土地。析爲多數小邦。而莫爲統屬。拿破崙乘其敝也。舉兵攻之。所向克捷。望風歸附。爭先恐後。坐致數百年強大名邦。傾覆潰敗。幾有一蹶不振之勢。不亦大可哀哉。及拿破崙旣退。諸小邦乃依附於普魯士。收合餘燼。僅堪自保。幸而人才挺生。有弗勒德列草創於前。又有十九世紀之大豪傑畢士麥接踵而起。乘天下多事之秋。力圖恢復。通商惠工。整軍經武。臥薪嘗膽。朝野一心。卒能降服諸邦。構造强大帝國之基礎。至其用何政策。而收效若是。且姑勿論。第觀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一舉而服奧。一千八百七十年再舉而敗法。沖飛突進。一日千里。實不能不服其運籌決勝之操術神速也。迄今三十年來。益求進步。兵力之厚。商業之興。實

有加而無已。而國際交涉亦因此而大獲勝利。使他國處此。夫亦可快然自足矣。而德人高掌遠蹠之雄心。則固方興而未艾也。

嘗徵諸歷史。上下千餘年間。必有一國雄長諸邦。爲各國所畏懼而視同魔鬼者。其遠者吾不暇及。請卽其近者言之。西班牙處此地位爲最久。德義荷諸國之兵力。屢爲所挫。繼之者則爲法。拿破崙暨路易時代。海陸兩軍。皆無敵於天下。當時歐洲之生命權。幾悉操諸法人之手。英人惡其逼也。遂出其死力以與之爭。一戰而捷。幸得凱旋。英之海軍。至今得縱橫海上。而莫之與京者。勝法之餘烈也。自有此勝。英人於陸軍。遂不甚措意。乃竭全國之財力。以專注於海軍。故成爲海軍頭等強國。而歐洲均勢之大局。亦賴此以維持之耳。

至二十世紀開幕之始。則時局爲之一變。英之海軍。向占最優之位置。今則岌岌可危。何也。蓋有後起之德人。奮起直追。將與之並駕而齊驅也。德人在歐之勢力。日益強大。斯英人在歐之勢力。日益縮小。此亦勢所必至者。世人不察。第謂德人勢力增

進之故。由於軍事之擴充。商務之發展。而不知尙有他故存焉。一爲俄國海陸兩軍之敗衄。一爲法國海軍之衰落。日俄朴資茅斯之和約。天下各國。初以爲無關輕重。而漠然視之。至於今日。乃始猛然醒悟。而知其關係之非小矣。畢士麥外交格言有曰。德國亟宜與俄締結。誠以德之弱點。在普魯士波蘭邊界也。今則時事變遷。殊非昔比。德不必求和於俄。俄轉將求合於德。俄苟得德人之助。不惟可免外人之攻擊。且同爲專制政體。又可免立憲之要求。國中風潮。庶幾靜息。故論者謂德俄交誼聯合之時。卽俄國維新事業破壞之時。誠有見也。俄屬波蘭之受俄皇虐待。與普屬波蘭之受德皇虐待。如出一轍。俄皇之心。以爲德奧俄諸皇。對於斯拉夫種族。要求立憲自由諸事。宜同心協力。相與拒絕。俾君權鞏固。各極一時之盛。斯爲快耳。比者遠東潮流。漸已退落。轉而入於巴爾幹半島。俄人乘此機會。大展其侵略主義。經營亞洲中部與夫波斯之間。蓋以其地之無礙德人權利也。畢嘗言曰。吾人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極欲助俄。使脫離巴黎條約。限制其在黑海之舉動。蓋此項條款。實悖天理。

而拂人情。矧俄亦強國。詎能忍受此種拘禁。於本國領海。不能得自由之行動乎。兼之阻止俄國。調遣餘兵。前赴東方。亦殊非吾國之利也。詳味斯言。可以知其故矣。今於巴爾幹問題。俄人頗形憤激。咸有斯拉夫人種聯合之思想。無如今之世界。有強權而無公理。俄政府於德人之要求。不得不俯首聽命。彼俄民更安得有聯合之希望歟。雖然。俄之與法。舊爲盟邦。固嘗以犄角之勢。箝制強德者也。既與德有違言。盡勿聯法以拒德乎。第值斯時局。法亦無能爲役矣。法之海軍。腐敗已達極點。其陸軍。則日消磨於社會改革及平和兩主義之中。以政治言。則勢亂而不理。以人民言。則耐嬉而不振。國勢已成積弱。而猶不失其強國名譽者。殆亦虛有其表耳。雖有政治家欲求整理。第無輿論以爲之盾。無兵力以爲之援。亦無從決定方針。以爲應付之策。但求毋啟釁端。不罹戰禍。爲惟一之宗旨。故於深仇夙怨之英人。尙且言歸於好。而謂其於德俄之交涉。乃肯從中干預乎。卽英法聯盟。亦不過解釋嫌疑。重敦睦誼已耳。非因戰事而求繫援也。英之陸軍。不能有助於法。法之海軍。不能有助於英。兩

無裨益亦更何所希冀耶。

德國勢力之膨脹其實逼處此者首在於義大利則可憂者宜莫如義顧義人亦非不知爲可憂而爲思患預防之計無如全國要隘已在奧人掌握之中而邊界奧兵更日增成壘又於沿海軍港握優勝之全勢臥榻之旁有人鼾睡義人皇皇以籌對付奧人之計策猶恐日不暇給詎敢自背於德以多樹之敵乎矧義大利聯合一統事業迄今五十餘年始有成效然社會上宗教上種種問題方競爭而未決且復經濟困難艱於籌措國土之位置卽爲其孱弱之原因吾知自今以後發達之希望惟賴兩盟國之輔助及兩國對於巴爾幹半島問題所持之政策若何而已義自於巴爾幹問題獲有外海東岸得有根據地之允許已自滿足不敢再存奢望更事他求矣要之義國諸政不克自主事事咸仰望於盟邦然究不能責其放棄主權者亦實有不得已之故也。

至於奧則不然奧人防禦德國之心頗形激急迥非俄之崇拜法之平和義之薄弱。

者所可同日而語。奧爲斯拉夫人種。德爲條頓人種。故奧與德之反抗。匪獨爲政治之競爭。實爲種族之競爭。故其情較堅。而其勢較烈。況奧之嗣皇。已廁身於歐洲政界。自茲以往。奧德兩政府國際之交涉。奧德兩人民種族之交涉。必將層見迭出。變幻不窮。正大有可觀者在也。奧皇在位有年。目擊一新德國。發生於普魯士統轄之下。又以自國在歐之勢力。已漸歸於消滅。內顧諸己。外視諸人。必將奮然興起。釐定內政。調和種族。以冀維持國內之平和。而脫離德人之範圍。勵精圖治。有不敢稍懈者矣。我聞在昔。畢士麥極欲與奧聯和。嘗謂奧皇性質。良可崇尚。惟所行政策。更張莫定。奧皇不能自主。曲意遵從。奧人種族最雜。團體極堅。而匈牙利民族主義。尤爲激烈。不可壓制。故凡奧國盟邦。亟宜審慎。勿使其人民利益。係屬於奧國政策。致有損失云云。迄於今日。德人對奧之交誼。仍襲畢公遺訓。而奧人尊重兩國盟約。則較昔爲尤篤。奧皇素稱斯拉夫民族。有政治宗教自由之能力。奧嗣皇則贊成波斯尼亞罕洛安俄威納僧侶專制之倡議。昔畢士麥主張尙武宗旨。而反對僧侶專權之